好古齋集 一

文

共 四

Carpentier

好古文

傳

金益春

金益春字仁叟貫金海司宰監吏也自幼孝友喜讀書及爲吏恭愼少文處衆如處女手書論語章句常袖藏之簿書趨走之隙坐必玩覽僚吏或有目之者益春不以爲意焉居仁達坊都嘉里里多惡少常横暴里中里中亦待以匪類益春常出入見惡少必拜揖于前惡少始以爲調怒而詰之益春曰諸公皆吾伯仲之年輩也安得不爾惡少乃忸怩言不敢當後

遥見輒避匿年二十一遭母喪爲父所開譬不得過禮哀毀其年冬又丁父憂益春踴擗不食氣絕復甦者數其兄爲慮滅性旣殯僑里舍遷之不欲令耳目之益春爭之不得命之里舍泥首苫塊悲哀愈劇氣餡且病每晨朝必衰杖往伏門首踴哭而返上食及晡亦如朝哭而病則日深其兄曰本念其致病而權居之乃反嬰疾因扶而還其家益春益嘶綴未練而死隣里無善不善皆憐之相與謀上狀春卿得旌其閭余從兄大武氏與益春居比道其事甚備焉

系曰毀而滅性禮所不許若益春者其亦謂之毀而

滅性者耶余聞益春平居好經傳爲人孝弟豈不知不能執喪以禮而涉古人之譏也其死也安知非其心以爲親喪固自盡而不幸氣不從志而殞其命也歟嗚虖悲夫

司户傭媪

劉司户漢謙家有老傭媪其二子爲邸舍雇隷媪寄飱於内竈竈有柴則用蒸蒸則用柴以別混糅之嫌每設飯二子必伏於案前已乃起而食人問其故則曰食老母之所躬爨者也豈敢晏然坐喫乎司户夫人夜覲舅家媪執燭從往者數遣後一夕夫人又欲

往覲媪進曰夫人夜行雖爲覲禮數則恐不可夫人甚韙之

系曰善無世類黙而躬行毋廉子孝賊寠也榮彼都那豎徒狥苟營

尚真

高氏妹家雇奴尚真本積城農氓流宂来寓後其弟自鄉来見其寒凜無衣爲之悲泣乃解其新襦而衣之身自著舊袂其婦有難色尚真即責喻之每當春秋必蔵送果蔌于其弟使之祭先墓焉

系曰寒飢損廉齊民之恒剡乎韍本匪學疇與爾乃

原性踐士之能

東峽農夫

東峽農夫種白麻數畝及穡醡油得一甖置竈門閒其老母眼眊認爲泔澱之器出曰何者兒曹置器人出入地爲因擧以棄諸地少婦知而故不言少選農夫從外來見油留區叓甖則空矣夫卒愕未及問婦輒曰是乃所欲溉壠麥者溺溲也毋曰吾以爲敗潘乃溺器也若有歎焉夫知婦之不欲令母知而恨也乃反慰母曰易致者溺也何惜之有母心則夷

系曰油鼓有需中饋攸珍饒兹育鞠出自劬勤恐爾

勃磎戚我慈親孝與賢耦宜其家人取箕立誶爲犢不倫

朴突夢

朴突夢其人貢人金家奴也自能言志于書字以地賤不得師受金家兒常坐堂軒讀書突夢從階上傍覧雖不解義然隨其讀而沒記字音兒或忘音反質於突夢矣隣有丁先生者家居敎授突夢既髫就先生願受業先生許之突夢日晨興懷書候其門啓然後敢入趨造寢户外肅竢先生枕起先生知其來隔牖而問曰突夢來乎曰唯衆徒弟後至畢升堂突夢

自嫌以毛笠齒衿觿間跼蹐不敢升先生權令戴折
風巾而進之授則還家供役如故金家莫之知也歲
餘卒受小學語孟文識日進先生甚奇之其爲役乃
縛炬斯橦而揮斤束縢之間不輟唔咿家人指爲癡
僮常患苦瘧金家爲之蠲役理病突夢私語其妻曰
是吾讀書之秋也乃入其房冠總危坐讀書瘧氣[illegible]
寒痒齒戰而愈益堅坐口不廢誦三日瘧則乃已後
與妻洴澼於蕩春川川多石盤陀突夢轂漂之石上
不冠褰褌赤脚而坐盤礴研墨石窪握大管書小學
題辭淋漓石面日西施乃蔭封偃卧引聲長吟悠尒

自得趙尚書鎮寬家郎適遊春蕩春見其所為心異
之就而呼曰爾何為者突夢徐起而對曰家人奴也
郎曰而主非人也豈有學經傳而為人奴者乎吾為
甫責而主而免而身曰以奴故令老主覥閔義不敢
出也郎尨重之金家兒長益挑達不勤學其父恚罵
曰汝逸居肆姐禽鹿視肉反不若突夢數督過之兒
無所起怒見突夢輒挟毆之突夢曰吾寧避之以安
主家父子聞乃辭以病不任役移居其妻主家兒憾
毒不釋見主家陰以他事搆害之主家果疑其夫妻
突夢乃歎曰命也敢誰怨乎挈其妻流寓於南陽郡

織籠為生歲餘里正白郡編之東伍突夢曰織籠所以糊口也軍租顧安所輸入會郡都試鄉兵突夢以砲中試及會試不果因欝欝思京洛還歸金家居無何為典獄吏年四十餘卒其作吏趙郎有力焉丁先生致學其名為人淳素篤學兼善風水說少為芸館小吏未老以病謝歸閉門教授其婦翁鄭余伯從郁哉氏妻內舅也子文九為銀臺別駕余嘗至臺中與文九語及突夢事頗娓娓余樂聞之歸而記其槩系曰賤而好學固不易學而知義難之至也驛而甪(?)栗孰謂犨子于嗟乎使余臨風而如將覯止

文金生員

文金生員者不知其名漢城家人子也額短侵龍鍾自稱以生員　英廟時其女姪選入宫後封爲淑嫒門户㬥盛淑媛有弟聖國因得爲　毓祥宫小監而淑媛獨以生員之貧不祿仕恥之欲屬籍宫禁而貴之生員苦辭而止聖國素猾悍不學又性嗜酒及爲宫監滋欲驕侈裘馬之富聲伎之娛惟日不足儇婢健僮指顧承趍門庭喧鬨日夜如市閭里豔慕者妄擬主第親舊之窮而食於家者皆曲謹奉之少忤其意輒怒罵之若傭丐常出入街巷白鼈銀鞍醉馱傳

僜酒光拂拂人皆避路側目而送之生員久貧約而
常戒家人毋納聖國饋遺絶不與來往聖國亦無意
相連一日生負拊膺而歎曰亡我家者聖國也不去
將及累乃謂其妻子曰人有死而復起者乎曰無有
曰如爾則何若曰何幸如之生負曰老而不終命不
若夭死於牖下况今吾垂七耋雖死無所憾但吾將
棄家遠遊以終吾身請自今日爲吾大歸之日吾當
歲一來見若曹而去一覲猶爲奇幸幸假我以八十
九十所與覲者爲十遭二十遭矣其爲幸尤當如何
即日理笻屨與妻子相訣遊域內名山川穹林絶谷

厓寺洞觀之略有可賞者閒輒投止止必遊衍去住亦不愜情所至常稱以金生貞蓋欲别於文族冒其毋姓而故里素相知者皆殢以文金生貞每歲竄生貞必來省邪墓歸過其室而亦不信宿臨去妻子為牽衣啼泣生貞少無係戀色後又至其家時生貞年八十有餘仍留不去曰今則淑媛雖在聖國已死庶乎免矣且吾氣力漸乏不宜行邁吾將真死矣豈忍以父母所遺之身死於道路為烏鳶食乎乃家居閉門歲餘而卒 正廟即位初淑媛竟以罪賜死文氏遂亡焉余嘗過維揚至龜山里見數三大墳牲石離

立穹碑大床瑩明照人亟樹松檟陰森蒙密旁有墓廬高牖對楹窮極侈壯如鄉相所置余問其里人乃聖國父母與聖國所葬者也後十年余又過其所向之所謂墓廬皆為蒿萊剝床斷碑埋沒殆盡獨有塚而不食焉

系曰避危機而處約苻姨之癡歟念覆宗而別族輔果之知歟其生也如死九原屢作其死也如生人到于今稱之

記

黑甜鄉記

齊東人從夜邑來有說黑甜鄉者心異之考諸收地記而無徵始疑其妄後閒居甚無事觀漆園書時午暑方溽氣體涔涔不覺自卧着素成玄如重紗之籠於物而矇矇也又如飲醇神昏心酣舐之無物嗅之無聞忽有大蝶栩栩然乍往旋復若將引去者余乃起而從之翩躚輕舉千里歷塊始焉冥擿從其至其漸如黎明蒼蒼者為昭昭戎戎者為曈曈前有闉闍扁以衆玄門扇則闔矣蝶[二字缺]而語曰觀人之書不見其人可乎見其人不知姓名可乎入人之邦不問其俗亦可乎此齊東所謂黑甜鄉漆園莊周吾是也

余愕然久之欲叩其所以背有人拍周肩而向余言
曰叟之来固也苦海上人胡為乎此中人之涉吾境
而過者日以萬計皆解以返回迷黑北走邯鄲南奔
槐安卒莫能宿留惟東魯宰予數造戒樂而忘返其
師仲尼責以糞土之墻而尼其行予之後寥寥數千
載未有相訊者而結髮托契如漆如蜜源源不渝者
此叟在耳今子若無叟俱則亦將南奔北走而不識
衆妙之門矣余應之曰吾之所居不咸之南乇羅之
北環以溟渤數千里内卷石勺水悉載版圖子所云
苦海未嘗聞也其人捧腹絕倒曰小哉子之言也不

周以南炎海以北滔滔皆是豈獨以一隅鯷岑有所
甬甬乎吾聞苦海之人所慕者名所趨者利其視也
鰥鰥其行也纍纍其額侵而不揚其服素而化緇以
此物色子非其人乎曰然則子之以黑甜名鄉何也
人曰此即渾沌氏之所封華胥國之無何鄉也子之
所聞傳之者過耳吾將語子以有初渾沌耄期倦于
勤有玄冥在下玄德升聞渾沌迺薦于天錫玄圭旅
矢命之曰道本無為理在玄眇黜尒聰明懋尒拱默
玄冥受終不寧厥命高枕肆志沈湎冒色陽臺之女
甘與同寢左右或風以醒寤之言寢不報如諒闇之

含嘿渾沌之緒荒墜羣黎咸貳愁城之戎敢懷宿怨乘其昏亂日夜侵軼耳目之官股肱之輔夜起彷徨不知所措玄冥乃渡漆沮適黑水避于廣漠之野徽伯勤王率其從事暨督郵大戰于甘決酒泉灌其城而潰之戮其巨魁遂迎玄冥復歸于華胥玄冥乃革心率德不通聲色靜而能定卧而治之及其沒也推讓于橋玄橋玄陟位於玄默之歲以亥為正色尚黑其師周公尼父之所慕也其輔傅說高宗之所求也卧草堂之諸葛亮不目逃之北宮黝其將若相也其士黔婁烏有其衆蜂起烏合厥土黑墳厥篚玄纁厥

包柑橘暨蕉河南甘棠武城刺蜜錫貢餳餭伐鬼方
於昧谷滅觀扈于甘野南巡雲夢至于朔方用玄牡
于后土萬方咸化四境寢息僉德所昭不以宮室聲
教所暨不以封疆雖勿察察闇然成章御物務在安
靜無聲無臭若甘澍之化時物而不自知也久道成
化皇天陰佑甘露降醴泉出王猶不怠宵衣丙枕人
或稱之以夜天子此乃吾邦肇基之大略其餘希夷
醇厖之鄉風民俗不可纖悉蓋至道之君知白而守
黑極治之世無象而馨香由是而言黑甜之稱毋迋
恠也然此特齊諧之所傳會非吾所謂無何也余乃

朶頤曰樂郊樂郊維子之居願與子亟遊而吾有官守未卜其晝只卜其夜不亦可乎仍謝而歸欲與莊叟俱叟逍遙濠上而不返及抵門夕鷄喔喔驚而視書脫手而肱曲焉心自語曰異哉異哉真耶夢耶如夢耶齊人之説奚爲同符真耶莊周之骨已霜安得從遊乎夫武陵荊楚之一都會冠蓋所至舟車所衝宜無有隩塞不通之地而桃源一區始聞於秦漢五百年之後則又安知如此幽奧隔絶之境爲天所慳人莫之知而吾獨以夢遊也耶白樂天詩曰縱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其取適樂志何間於夢

不夢也故為之備記以歎收地之踈而笑齊東之粗

書

與池司戶德龜書

洛瑞白昨座卒卒未罄鄙説歸而不能忘于中復庸書白洛瑞於兄先墓移窆竊以為據情理有不可者六推術數有不可者二怵於賤師禍福之説移動萬年閟安之葬一不可也春間既以舊葬之安吉仰告壯堂則尊心必以為百年之後固當祔葬於斯矣今乃卒俞改道於身後者二不可也新占之地東缺西汰雖以王公之富逐年補完一經雨潦勢將復甭不

見其福家力先竆三不可也師之言以為莎草不必
補夫馬鬣夏畦之葬為其子孫者必欲修其邱墓安
有袍帽束帶稱司户而食官廩者忍能睹其山童其
塚而揚揚言於人曰利在壙内封植何有四不可也
道途遼遠且有虎狼之患今以兄之孝思省掃奠獻
必無間於遠近然後之孫與曾孫玄孫豈可必以兄
之心為心乎然則今年兩行明年一行再明年不行
又明年如此如此之不已則勢將棄廢而後已五不
可也卿相之家雖千里各葬有奴僕焉守護子孫焉
輪謁至若百姓之人墓在四處則省拜之行一舉則

一廢享祀之禮春行則秋闕雖欲兼舉而并行其道
末由六不可也嚮者他師之言舊山比諸新占之地
吉不可言以兄不觧風水之見聽之他師之言將其
然此師之言新占亦將其然均是其然何遽舍舊而
就新乎七不可也高韓兩人素自稱行詭之流高之
言曰妻喪因倉卒未克葬於正穴云聞所謂正穴去
其妻葬不滿數步則何憚乎移厝而以吉與人遠趨
百里之外乎又曰居百里之外省掃難便欲葬家山
云今若指其地為叢福之處則葬之未久必致富貴
富貴之家將有守塚之人焉祀奠之備焉又將有鞍

馬來往之具何拘於百里之遠而以福讓人而不自居乎八不可也夫行路不平猶有解紛之道洛瑞於元坐見其敗而恝然不知救乎惟冀恕其狂僭而察其衷懇馬洛瑞於昨暮偶閱唐史有呂才論塚葬之說言甚明達故謹書一通于下方兼照章甚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叙葬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

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古者天子七月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邱壠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

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尒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古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皆以為確論云夫以吕才與當時識者謂之暗昧蒙愚則可也若使吕才少達事理且當時識者不可與後世謏學等則今之所謂高韓安張輩之無識蔑學眩惑人孝子慈孫之詭術悖論决不可留心也

直中與子書

今夜以　親行臘享仍留　祭罷後出去則似當爲三更末若或過此不待吾之出去即行祭祀爲可祁寒之時有難致誠祭物藏㑌牀卓拂拭之節必須致愼然後可免如不祭之歎也

又

見書具悉而腸子奉往云者汝將躬奉往叅之謂耶若滴則必偕寬㷱為可祭所旣非奉主之家凡節必多爲簡草率汝雖屢日失睡必須虔將可免如不祭之歎矣

祭文

朴先生爾極氏誄辭

人稱古之人古人吾不得以覯無己則烏乎可其將於今之人而求近於古歟唯我先生廣業而醇固窮不忮履德言之庸則絶標榜之詭異狐貉比緼怡怡

朴永錫字爾極安貧好學人稱君子

者由輪駟過蓬囂囂也思叔度之波頃難量仲舒之
園春下帷求諸古而世之矧乎叔季未易多見見而
不能知然知不爲先生喜不知也亦不足爲先生悲
嗚呼真儒不興邪術孔熾伊川被髮羗之而已方山
畜頭人而無恥凡今之人皆知布帛菽粟之免飢且
寒而不知蔑學術而爲獸爲禽可勝歎哉試語於人
曰使爾以飢寒而易禽獸人必卒愕按劒而相看而
自不覺侵尋漸深終止於舞爪磨牙而相殘孰知夫
先生之學菽粟其味布帛其文御之盎然而潤服之
充然而安也耶不獨自御而自服以與我鄰里鄉黨

而曾不艱也歟顧余不敏志鶩干祿狗迷塗其逐逐

柰旬寒而晷景嗜天柱之遽折而仰止之失屬詎先

化之有怛鬣後死之匪穀嗟乎已矣祖道一哭哭之

不足乃反臨歧佇立濩落四顧而長歌曰求之旣得

失之何亟人孰無身欲贖誰百

哭洪子章明變靈筵文

峽猿失其子抆猕山木閒泉鳴而錯應葉墜而狂顧

彷彿回徨四求而不得眼穿骨酸兀坐望雲山蒼蒼

至無所見然後乃呌三聲膓九斷而投顚崖而死征

客商女過而見之莫不掩袂悲泣者爲其物有似乎

人也有似乎人尚若是况於人又况於人之氣味所
通才業所同至老死不失其親者乎嗚呼子章其定
死於病耶將死於死子耶子章家數世傳一子餘無
洪四十始有子章之極極故愛之篤篤故不捨懷抱
恒若握固掌中之珍子如長洪氏雖子如殤洪氏已
去年子不幸死子章柰非金石安能魂銷膓絶而獨
保兀兀一空身今年春子章有事走嶺南道病痔三
日死于閩喜逆旅寂寞之濵嗚呼哀哉世言痔乃壽
疾䓁使子章勞於鞍馬其擁腫滛泄治昕夕可已斷
非殺人之症然則子章之死余其知之余其知之復

何屢陳聞子章婦有身六月幸而為男為子章靈者其將悔已往之煩寃托精神於遺腹宜陰騭庇護昌而壽而思作門楣不宜以其身之存不存有所嚬不嚬也癸亥冬余有湖南行子章來酣酒夜別於松月南亭其後余衣食於鹿鹿與子章不覿歲再春矣今年正月子章過于君善而謂曰諸友落落懷緒日惡吾將於閏月往嶺南豈可無一晤而別歸而送酒錢二百於君善期以十二日社飲其日 國有哀未果子章果往嶺南而余時滯直東省未克送行數辰計程準擬覲止而抒欝湮嗚呼早知子章往而不返者

惜别留連奚翅春從春夜專夜而止復誰恨乎料其生不料其死吾與子章均然生别如春草猶可期乎年年死别如逝水任之不得從之不及日去日遠徒悠悠而傷神

祭從兄泓瑞文

維歲乙丑七月辛亥朔十七日丁卯從兄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公將大歸前一日丙寅晡設祖奠從弟洛瑞因以文奉訣于靈柩之前曰子四人而未終養哀孰如柏齡年頗期而喪孤子慟孰如仲母若洛瑞則匪哀匪慟有物在肚黯塞溫屯神若墮霧環

侍候絕而不加慘焉臯復不返而不加寬焉夜卧推枕晝餐忌飡嶪之欲爲聲哭而不足泄其欝㞦按之欲以推折而末由批其株根若將以此終身念誰使之自瘠蓋爲其撫昔愴今感茲孤生而然歟將爲憂闕門戶念及後昆而然耶宣言即長操文一泗生死之閒庶幾知之者惟從兄與洛瑞耳嗚呼痛哉

祭仲母文

猗歟仲母惠淑且貞歸自華門爲君子刑敬恭承奉大人攸順周旋妯娌庸言斯愼慶由善萃安富中身卜居棣洞夏屋其輪内堂外閣莞簟秩秩西亭花竹

樂彼琴瑟伯叔與季于余來依昆廷厥居東西垣扉
諸兒日集繞膝聒聒視猶己乳誰能嗔喝而冠而嫁
儼列驥鳳榮動門闌歡均伯仲圓極而虧造物不公
閱逢中冬仲父崇風結帶侍湯月跨七八洛維総丱
夾從殫訪禍纏未及諸父下世兩年崩天哉又血淚
否其不既如疾未瘉孔懷羣從永慕先古先古莫遠
仲母是恃移孝扶敬偏獲霞字靈壽彌部益八滿百
神清氣康髮不梳白侵晨沃漱褐衾拂笫朊御齋飭
動罔疲倚旱候闥首寂若在寢即拜隅坐瞻視肅凜
俯就和顏温温語笑推膳使飽愛逾孩少曰汝小子

撫昔懷新爾生穀似宛而先人肇宅雲谷令爾對門叔歲十餘來止源源宿食遊嬉如過家庭恩克厥禮肆姐是聽庚申始冠賢逑忍共懿汝母氏實余外從惠質令德靡斯奚宜議叶尊堂儀成結褵指教若姆情私何極贈之髮髻修以首飾曁有居室念周祟蔵頻年門殃同戚城哭環顧諸姪舉失所怙有婦人焉白首三數垂老相憐不見如失既見失喜動淹旬日寢必長枕食則同案情見于話襞積冰泮詎意鸞驂弟為先驅汝維厥子終始閔覆長跽捉淚悅聞慈訓願言同宮晨夕昵近麋公鞅掌未有就養退食即過

雖暮母曠官厨有著先皂後乜糕粻果餔袖歸呈度
滕傾泉鈔反念薄俸恨無朱提贍厥施用勝禮易離
遲慕難悅欲慰揄景故作婉節難諶者天不爲人地
降割斯酷從氏莫避慟纏西河何辭可寬白以理遣
爲一加餐柏也寔肖繼志率舊承家洞屬孝友是懋
色養服勤餘力拮据如款初定慮其可紓月正十三
歸拜自官診知愆和似感春寒豈謂厭世庶冀瘳翼
既望之謁問戒當直奈此靡盬不獲夜侍嗚呼凶聞
果丁持被奔哭揭帷僾如音容欲追莫攀上蒼夢夢
餘誠淺薄于何敢竭羣從慇難襄事克卒沐襲而歛

銘誌君晏是審是執同式有攝心則云恔怨誰極因
嫘嫘始恤逢此不辰以存度之理尙無爽往即地下
會覿親黨髣髴翕湛永悠不悲喉戒後死零丁安之
靈駕將戒瞰詞泣訣庶幾洋洋歆茲清酌

祭金司戶信元文 司戶軒致祭

謂老可死公宜居後謂善可隲公實孝友理則靡常
于何怨籲冥冥莫追瞰茲平素弱冠英妙先武是承
趨陪笋班惠顙見稱周旋同舍練諳公幹咸期遠驟
不料中斷閤爺曰傷其母繼襲厥有難弟俾受榮業
宛覿棵月重閒席香於斯歌哭奄閱星霜哀纏宿草

望斷停雲揮涕奠蕃冀格歆芬

祭朴司户之純文 司户軒致祭

東辟開府簡登邦彦慎及椽辟一拔九薦濟濟才美率羣司先庸勵雷肆先公膺選人有恒稱孝在述善公維令賢早荷 天眷庇蔭單惸紹武坊院光復門楣宛爾夙見養適慈志美服俊膳慶褕躬勞香扇忘倦食子豈下晩休宜踌彼蒼難諶甫定旋變纏痛喪明承歡無面入愉出疚心匪石轉親故強寬日飲自遣遽遭天崩命危一綫胡忍錦稻下從幽竁行路掩涕後先旐輤矧余友僚奚翅郊喧彸鶩官牘禮稽祖

餞旅進酹侑情從文見靈庶不昧格斯菲奠

祭金士貞 義鉉 文 玉溪社致祭

尚友前修在彼遺躅撫策考信若遇晨夕幸茲並世肩隨膝促歡言惠好寔蒙麗澤公惟俊髦稟厥粹白獨立傾頹拔出凡百貞匪近劌不冰伊玉馴而莫狎漚鳥與鶴正色近信外內端直居之存養出口無擇蓋名儒雅餘事翰墨學優試用蚤通禁籍跡剸刀筐志抗郎殺蹈于地步未展素蓄本孝濟廉立懦敦薄維我玉社蒐羅洛北風流英妙林七溪六遠師引陶故誘盃酌致公有似折簡更僕末至謙光褎然賁席

義鋐嘗遊慕華館有朝日明負喬春雲霞曲城之句

社如徵公類居無竹談霏玉屑一聽醫俗春雲佳句凌駕楊駱吳溪霜雪興劇剡曲準擬遊春整理中𡸣張谷桃梨瓊樓泉瀑濯纓飛觴晝窮林宿視猶階庭徵京雲麓無那障魔烏有隍鹿芳月未屆公桄先伏豈云感冒遽至易簀嗚呼哀哉哀之不足不足奈何撫棺一哭吁號無聞嗒然南郭一木宛在九京冥漠靈其不昧庶歆尊湶

祭李伯燁陽瓛文玉溪社致祭

吾黨之為公所許而相能者無慮十數或自束髮而切偲或自中年而追隨又或因其為父執而陪遊傾

慕戚與好樂莫有違逆其進與之語如啖蔔蔬而忘肉味既歸而思如飲醇醪而暢支體只知從公而有之不知何由而至斯也朋類之德性才學豈盡卭可於公之心而然哉實由公寬雅之量恬淡之懷包容而不遐棄也結社來近四十年所無異乎老病者亡他離者散而夫何自數年存者又不幸戊寅秋松翁始棄社越三年匏翁繼去之未半年而庸齋又去之如諉之曰盛衰理也則社固衰也未可謂之盛矣然松翁之寒疾而喘嗽匏翁之蟲爲八十庸齋之病羸而嬰憂患者固常慮其不能永年至若公則以年則

下於匏翁以精以氣則優於松庵兩翁遠矣胡至今日遽去而不少顧也將厭薄於社中存者而樂赴於既去之三翁如異時玉溪置期而不釐違者乎假使如存者之所云尒則三翁者必相與翹足盱衡而待尚恨公之處徐公亦握手軒渠若相見之晚也然則三翁之所得存者之所失也公之所懽存者之所怨也然安知夫所怨者不幾次而為所歡所失者為所得而三翁可四可五惠好之意燕敖之樂相尋於無窮也耶然此亦存者之無所致怨而臆逆於冥漠無以知之地也杜少陵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正爲公準備語也今日之玉溪果爲誰而輕重山之高也水之流也風月之光朗也花鳥之嬌姸也亦爲誰而顏色於草堂乎昔日之蒼蒼而與目謀者反爲割腸之鋩冷冷而與耳謀者反爲墮淚之絃光朗而管領於公者任其優閒嬌姸而牢籠於公者得免愁惱轉眄之間物是人非所謂玉社者如在梁之歘笥孰得以遑恤乎今當永訣雪涕臨文道其悲而叙夙昔之萬一公其知乎否乎

祭金士元命錫文 玉溪社致祭

晏景云好奈昏斯薄情交似之垂老見篤慨戒慎翁

舍此安適舊社維新公先責席衣布冠緇一團素樸
思起衆吴疑入禪寂動惟不妄出言抗直恥與伊優
義比適莫早悟書法已一人百顔碑柳塔三千管秃
巨筆長扛一字半辟総非戰藝名振京洛詩宗陶韋
務祛粉飾無拘八病任情取適種經績史矻矻頭白
曾不恥問見疑相析渉世智短樂山仁熟子荊桃嫩
遊巖痼癖同以老觧登先郎壑氣全神安壽考必得
不意閔天降災孔酷一辰未浹八方痛毒臯復不撤
道僅相屬天定則那公亦無祿脆如難追公維貞確
謂善可免公實崇德理難諶斯于誰因極嗟吾社事

隕若顛木鑽火甫改六英凋落萊蓬少一尚紆情曲
矧伊同人大歸接跡夢繞池草淚滋山笛病同阽亡
醉稽臨哭禮非過時旅獻浼酌靈於此辛庶顧菲薄

祭池文載德龜文 玉溪社致祭

淫必逮菑人或自全謂善有隱在公不然一言槩公
生挽志古呱呱依恃謂舅氏父裳占宅相顛覩書孽
教不里還譽在家達溫雅率性文之才學弱冠展步
歷躡書閣筆祖歐陽道邁婧好名登文陛率吏錫禘
衕各殊塗公無救貧世擧罷适迂故見真有貲奚施
於人憩病陋室易安庭柯嘯詠天若定介知足斯吉

西河再哭理于何質喪明恐譏澆膏自寬酒豈伐性心焉如剜聞苦痺痰謗飲者常猶喬根絕一吹旋僵巷歌則止社赴詎堪始疑重叩公果雲驂知舊星散莫稽一慟侑文滅哀在亡俱夢

銘

李蘭皋琴銘

人不知則隱無可解慍叢中節者和無可禁邪琴乎琴乎于何相須虛取於桐白取於絲有聲無聲問諸子期

題藂碧社卷

詩可以攄懷耶撚髭則近淫酒可以暢情邪濡首則失儀如之何其可洛瑞右抽毫左鉗卷謹書之曰令日之會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拜而獻于柬厓丈人曰斯足以盡之乎若夫一詠一觴叙于藂碧之中亦早晚閒事耳丈人曰唯

北征錄

乾隆將於明年正月設千叟宴令冬戒使以年七十人充送參宴云故上使茂林君塘副使姜尚書世晃見差而李校理泰永書狀官也行期只在數日而上使卒逝李相國徽之今日差其代倉卒治行衣裝未成相國要余隨往余以親老辭終不能得甲辰十月初八日

陪相國發程以常着衣服發行及至義州始具服二十日

晩發至鴨江將渡邊景憭栗客懷甚悲酸鴨綠三江

皆初凌未堅故自上流涉氷而渡循江北山際迂行六七里至九連城露宿使爺宿所則自灣府設軍幕施煮鐵無異於煖堗灣校率槍軍十數人斫大木委積於幕前四五處高與人齊蹄爲優燈火達宵爇人馬皆相附火椀籍而經夜十一月初一日

金石山一名松鶻山體勢不大而峯巒巑屼如劒南有獨壯山對峙而全無巖石

葱秀酷類我境平山葱秀不知稱道之孰先孰後而清奇反讓於我矣未到葱秀里所地名湯站有古城築以甓甓毁堞數三版隱見於荒榛中傍有一井督

文孝世子冊
封時

凋又有石碾二或傳云唐子城
至柵外鳳城將出來者閱人馬後開柵乃入柵留宿
于雙龍山下鄂姓人家雙龍山西與鳳凰山相對于
午成谷長不過里許如我國北漢此是安市舊城而
山上往往見城址初三日
冊封北使將文事鳳城馳通譯官回便付家書
鳳凰山在鳳城東南面面削出似三角諸峯而差小
所過有數三寺剎或臨路岐或褋閭里望之不似梵
字
前程有會寧青石兩大嶺雪塞路阻故取西北小路

行踰小會寧嶺止甜水站宿何姓人家若從大會寧
直抵則不過四十里而商旅車馬則常自小嶺而行
云矣
至狼子山宿王姓人家若過狼子則前有大小青石
嶺且無可宿之站故止頓于此
到麻姑嶺下遇北使上使公西明 副使阿肅
渡江而北至遼幾五百里皆亂峡塢塞過遼城以後
一望曠野無一培塿
至白塔堡路左有一麗塔可八九層略如戒東大寺
塔而無雕鐫之奇每層穿四門而已到瀋陽外城南

門外少憩于路右佛堂堂名茶棚廟有住者自稱道士而其衣服則不異於滿廟西有皇帝願堂甚大中有白塔盖入柵所在多塔刹遠城華表自外望之亦類塔焉滿禁我使不得乘轎入瀋城故諸使爺皆騎馬入城自外城距内城洽過二箭塲而閭閻鋪肆櫛比其中外城門則非虹門而如里門矣

瀋城内亦有六官衙門其餘當街皆是廒肆無一閑門雖鼓刀賣炭之户必揭金牓而列肆之中彩架面積不可勝數數處通街中立三層樓樓下鑿四門以通四路城門之制外爲甕城左右有門與正門成鼎

廷中可容百餘人馬矣外城西門外有順治頽堂制作甚麗而鍾爐之屬尤爲奇巧堂中龕前有華榴小匣内藏金剛經漆紙寫以泥金有榻覆以黄帕問之則時皇行瀋時所坐者也

周流河城河北有舊城數年前移築於此雄堞樓譙之壯不下於我國箕城

新民屯者四處商貨之所都會也自東止西民戸市屋之盛不下瀋陽

至一板門少憩店舍買喫卞氏湯我國内中有此物素稱宫人卞氏所刱云抑未知所謂卞氏即古中州

宫人而其湯方流及於我曰以冒傳耶

止新廣寧宿陳姓人家有漢人金姓者能彈琵琶奚琴又吹笛云使奏各伎音皆迫促無腔矣樂器之制略如我東而奚琴之跗形似小鼓鞔以薄皮皮乃蟒皮云遂稱長笛而差小於我矣

夜有笳鼓聲問之乃遣喪家所為而獻奠受弔輒舉之至莫乃撤云

未至閭陽二十餘里有壯鎮堡古城乃 天朝所設而城多圮毁有數十民家極蕭條

醫巫閭山自新店後依微入望及至廣寧始乃快覩

峯巒疎聳千里連緜

十三山村舍之東南野中有十數石峯體不高大而各自鼎峙戎國人號為十三山彼人則稱石三山蓋漢音石與十音同故有二名而峯為十數則彼以單三名之者未可知也

宿寧遠衛南城門外店舍自東門春和門入至通衢有祖大壽牌樓樓之制如戎郊館迎恩門而左右又附作一門差低於中蓋三門四柱以文石斲成刻鏤絕玅樓額刻玉音二字四世元戎三世少保八字矣時皇行濤時毀舊城更築于舊城內城東南有石山上

有汗皇歐血臺

中後所有關王廟屋宇壯麗異於諸所經覩者中州崇奉關王雖三戶之村必立廟貌人各家奉焚香叩頭殆無闕日恒言必稱帝矣

姜女廟在山海關東南制作奇巧廟中有姜女塑像廟後有巖石陂陀盤礴此所謂望夫石石上往往有樁凹處稱以姜女足跡石面刻時皇律詩一首旁立銘碣四五矣柳柳州望夫石詩云望夫處江悠悠淮漢以北水無稱江者此處又從以無河抑柳州之感興而泛道者歟盖聞姜女古秦築城時征人婦也征

人久不歸姜女於此怨望不見仍化爲石云矣
山海關自東距西設五重城閭舍市井充滿其中關
外二里所有臺或傳吳三桂將臺緣關而南數百步
長城五六間頹毁以大鐵索綑之汗皇入關時不欲
從關門進兵三桂乃毁城納之云者即此處而至今
傳以爲盛蹟故不補築云
至撫寧縣少憩于徐進士家徐家素以文翰見稱多
蓄書畫古董之物自前使行必過見而今則徐已死
其子宦游不在家云縣之西南有半夜山文筆峯峯
下即昌黎縣云矣

蘭詩曰椎髻空憐昔日粧征裙換盡越羅裳爺孃生死知何處痛哭春風上瀋陽

永平即古盧龍而府西門外有青龍河或云河外路右樹林中有李廣古碑而半折埋土府南十里許又有射虎石云

榛子鎮有東西兩門而無城矣嘗見洪滄浪詩集有江南女子季文蘭爲虜所搶北歸至此鎮題詩于店壁辭甚悽惋今問諸店人皆不知矣

豐玉豐潤玉田兩縣 天朝盛時簪纓之鄉而古家殘孫尚或有存者東使過此輒來賣書畫古器矣輓近來絶罕云適有一士人来賣春秋軆註四卷相國易以五柄扇

遼瀋以北野無水田而獨高麗堡有之蓋聞丁卯以
後東人被執者皆移充於此仍名其堡我使之過堡
人相率來見悲泣怨咨彼甚惡之稍稍遷之於僻遠
之地故今則所存者無多而亦不與我問訊而故俗
遺制或有傳之者矣
燕中餅餻之屬所謂切餻者用黃粱麵雜大棗赤豆
而蒸之如我國甑餅他皆不類而獨於高麗堡有銀
切餅我使之過必來賣之
薊州枯樹店之北土阜上有一樹春夏無花葉之榮
而亦不死故店以是稱名又有蜂螺鼈三山鼈山石

理或盤錯回回或縱横鱗鱗酷似鼈甲餘二山別無類物矣

未及薊州十里餘山有娘娘廟或云楊貴妃廟州西門外山上有祿山廟矣

過白澗店觀香花菴僧皆比邱佛宇亦無可觀而庭中有大銅爐款識 天朝年號小廊有柚子梅花迎春花皆盆植而柚即時皇過庵時所賜云梅迎春方發花柚尚不隕葉問柚結實乎不則云年年成子仍示枝間子蔕橘柚乃南土之産而能結子於北假寒苦之地可異也耳廊外又有數叢卉木類戒東所見

而名多不同迎春一如我國所謂辛夷而枝條花瓣甚小蓋辛夷即木筆之一種而我東混圖稱道無稽之甚也庵後有松皆白身漫無鱗皴我國延齡青平兩宮亦有此松名白澗抑未知此種歟

白澗西北十里許有山名盤山山下有行宮塔院依微入望聞郵僮言時皇有孀妹遷處于此矣

通州城東北桃河河為兩派商舶之所都會也城郭市廛勝於瀋陽矣自鼈山以來數三店里俱極繁盛無異城邑此為京城迫近之地而然耶

入京日例即送咨于禮部而今日以臘祭齋戒禮部

不得白云故仍留宿于通州城聞此俗每以十二月八日定爲臘日矣十二月初七日

東岳廟或云泰山神所奉者廟内有傑閣數三重而當中一閣最大中有金身長可三丈此謂東岳神龕前置鐵燈缸大如釜灌油至半腹當中燒燈心冪以銅絲網人云自造廟時燃燈至今傳之南廡下設十地獄人物刑具皆以塑成所見甚慘切庭中離立十數石碑而有趙孟頫所寫者筆畫尚完全廟蓋趙宋所刱而至清大備云矣

入城留南館館在正陽門東城下玉河橋之西此是

古玉河館也城內閭里之壯輪蹄之盛可謂一大都會而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有路則廛肆左右對峙其屋宇制作無異於瀋通而但覺金碧之炫煌矣初八日

自通州至朝陽門連鋪石甎廣可方軌而京城正門南西北亦皆如是云

八里橋在城東八里許通州河之所灌入太液者也橋口甚大可通舟航橋面石縫皆下鐵隱釘嘗見景福宮簡儀臺亦有鐵隱釘蓋古人制作類皆牢確

譯官金致瑞得牧丹蕙草海棠水仙花四盆納于相國時當隆冱而花葉敷榮甚奇異海棠與山丹花無

異而戒東以玫瑰稱海棠

三使爺入太和殿參朝班國禁入闕者必下馬於東華門（外宮城東門）外而戒使許騎門內出於尊高年之意耶（十五日）

禮部知委以戒　國趁時遣使有賞物于　本國矣（玉如意玉瓶玉筆筒及各色綵緞）

觀戲子於館中其伎有細竹竿長為二尺上梢置碗楪楪上又立竿置楪如是者三重而一時環轉之瞥如風花而少不欹側又跪坐地上揷竿於左右腕及胐脥手持一竿以五楪各置其上先轉後轉並不停

息而脕脥所挿者勢皆横斜楪子從而倒轉亦不隕
地又以鐵連環五六箇隨手貫脫取而視之環無罅
隙又兩人搏𢶍如角觝盤旋閃𡚁之際盤果飛花忽
出於裙袴間其中一老者最稱善技即吞細細長尺
餘有左右刃而吞吐容易甚怪訝其餘吞丸出腦滚
擲鉛毬等技亦足供笑
皇帝於西苑觀氷戲三使爺曉往西華門外待之天
明皇帝以肩輿出来三使爺迎于路左回随入西苑
苑在西華門西百步許苑門題以西苑内有池乃通
州河所引入者也廣可二百步西南岸往往置樓閣

北有玉蝀橋跨池東西矣皇帝坐池南小閣於池冰
上植木架如棹楔楣上懸圓物大如西瓜架旁又有
物如小墩健卒數十各服彩衣以分方色足着鐵屐
屐底縱施一片鐵盖負羽挾弓兩兩作隊左右突出
或仰射圓物或俯射小墩回旋往復捷如猿猱
暹羅使四人亦來參三人頭着金兜子上尖注可一
尺着周衣外尚短衫皆赤質金章而淺窄貼身帶紅
錦略如我朝服大帶至着馬蹄袖靴鞋之屬與滿無
異其一人裹幞以紅氊此云象譯而從徒數三人皆
着滿服聞其四人在館時亦着滿服今日所衣則厥

俗之朝衣冠𢿅其人牙齒皆黑非漆齒而然也聞其
俗好食檳榔故也近来中州毋論漢滿皆嗜喫檳榔
黑齒者十居八九
玉蝀橋東西頭各有門如牌樓東爲玉蝀西金鼇橋
北池中有彩亭五名曰五龍亭
萬歲山在宮北墻内高可數十仞對之以側柏老柯
子往往樓臺縹緲山上又有一土阜差小於萬歲在
玉蝀之東與萬歲斜對上有白塔及若干樓閣問是
寺刹也蓋西山壘土而坯者也即　天朝所稱煤山
𢿅

自瀋以西至燕都地無松栢或有樓臺之勝而坡麓濯濯無可觀而墳壟之間則皆植以柳木白楊矣

宮墻之外間間置堡舍巡卒數三人擊柝警呼內宮墻北路上間數步植鐵籠燈沿路左右有如水桶者此皇帝夜行時羊角燈所置者云盖宮城外內及閭里街衢皆有把守軍卒備置刀銃晝夜警察而已不爲行巡禁夜故車馬夜行與晝無異而但無燭而行者必誰何矣

念前數夜聞一二砲聲出城中自數昨稍稍增加今夜幾至三更連發不絕問之乃驅儺之方而明日即

立春日故尤加於他夕矣每年臘月例自念間逐日放銃至上元滿城轟殷達曙不撤云後見砲制乃環紙作筒如拇指十餘箇多者或二十箇中實火藥以細火繩連貫其中懸之竹竿燒其下筒則次次衝上聲如鳥銃名之曰紙銃（二十三日）

西天主堂在都城門內（順成門）有樓可八九丈略無木材以甓累成如豎匱子四無椽桷之出外面雕鐫花卉內中居半作層隔層下面南鑿戶層上又設五六牖皆嵌以琉璃要見裏中則有守護者言若無堂中大人之令莫得擅開而大人適赴闕不在堂云矣從

門隙視之內裏渾壁畫物象當中寫一孩兒稱爲天主樓東附築石臺高視樓過半從樓北層砌上臺俯瞰城中四望幾盡堂之西北有重廊是洋人所居者而皆闔户無人往往禽鳥之聲聞於外上頭炕中數處有自鳴鍾南廊前有日影臺數座庭植四株對如丁香問于其人亦不知其對而但云三月開花紅白二色矣蓋聞天主堂乃西洋人造曆之所都城東南北皆有之而西堂制作最優焉

見暹羅國王表文安南國王賡詩暹羅表曰暹羅國長鄭華叩首叩首上貢云云貢物有公象母象龍涎

香金劄鑽沉香氷片犀角孔雀尾翠皮西洋毯紅布
象牙獐腦降真香烏木白膠香大楓子白豆蔻蓽撥
檀香甘蜜皮桂皮藤黃蘇木等物分貢皇帝皇后而
后半之安南詩云中國欣今有聖人轄開盛京永無
塵卿雲化日昭寰宇壽域春臺遍廣輪天瑞祥凝參
贊石地靈傑出亮寅臣章生重譯覲光 缺 慶祝皇圖
億萬春暹羅文字有如戒謗書者其表難以解讀故
禮部以漢字繕出云矣
三使爺參歲終宴習儀于保和殿曉自東華門迤北
由左翼門入去左翼乃太和殿庭東門門有左右夾

闥外有廣堦八九級分門而封石欄於階面石皆白珉看看城闕門額必書滿書於漢字左方而字數依漢字似是翻書矣二十八日

鷄鳴三使爺曰參朝班入宮待于午門外公廨未明皇帝出来將謁鄧將軍廟云皇朝劉綎喜用大刀萬曆壬辰東来剿倭後死於深河之役清帝每於正朝先宗廟而親謁其廟不然天下歉疫宗廟有災云號曰鄧將軍或稱劉大刀有頃皇帝還入至太和殿行正朝賀矣乙巳正月初一日

見西洋人人皆深目高準面白皙著滿衣帽三使爺立談少時臨歸遺使爺鼻烟筒一箇所謂鼻烟以烟茶皁莢等屑貯之小玉筒常佩之纔有表氣鼻滯之

時則以鼻接筒口吸之噎出氣爽云往往見人鼻孔皆黰黑如烟堗以此故也

三使爺入紫光閣叅宴紫光在五龍亭近地而宴則未知緣何設也初二日

聞相國言工部尚書金簡極爲致款簡本瀋府人後裔其先墓尚在瀋故每年使行来輒囑修護云矣

蒙古人博明以文翰著名三使爺速明于舘西古廟半日談話而罷廟即雍正從父賢親王廟而左右廊廡皆許商人僦居全無廟貌矣

相國與姜尚書入乾清宮在保和殿後叅千叟宴有賞物

所謂壽杖者刻木作梅椬形頭懸壽字鐫牌矣參宴儀注十六條其頭辭畧曰康熙年間舉千叟宴原定四品以下六十五歲以上始入宴而官員與兵丁不同年六十者兵丁年七十以上入宴各給銀牌一面云云書狀官以年少不許隨參焉初六日
陪使爺觀雍正願堂雍和宮宮在都城東北地頗壯麗門內面南有大閣子中有彩龕坐小佛龕背有紫檀假山丈餘面面有佛像山之左右列置朱漆書床百餘出閣後門有二層傑閣環以彩甓闌䇲外壁以青色龜文甓閣中有立佛可八九丈北壁鑿兩小户

户外植層梯回通上閣而第一層視佛身尚不過肩矣閣西又有小閣中立彩柱如馬椿戴以蓮花畫欄團圓可五六尺植于大木板板圓視花欄板唇縁短欄刻繪浪花下設斡機可以輪動回旋云矣有僧徒皆着黄帽黄衣有一僧冒紅帕至肩背矣

太學在雍和宫西巷首築墻墻開二門如牌樓者東西對開皆題以國子監門外分南北有石碑百餘皆天朝所竪進士題名者也入門轉北百步許有正門額題大成門門之内即大成殿由西夾門入庭三使爺將拜謁守護者開殿門鋪席於階下（席以馬鬣織成者）禮

畢上殿殿內當中設　先聖位版左右列四聖十哲
及配食諸賢位而　先聖位版書至聖先師孔子之
神位旁謄胡書極可驚駭諸位只書某公某之位不
書神字矣階下東西有多少石碑淸所爲也有石鼓
九分置於正門之東西西四東五而西則有短碑一
亢其列焉鼓之體略如軍營行鼓石皆烏潤文則一
行蓋五六字卽古篆而過半殘缺外封木柵使不逼
礙柵外立鐵鎗五六枝矣蓋聞石鼓初以南金塡其
畫至宋金虜之變金虜刮取其金故字畫多頑剝焉
辟雍在於太學之西方始改作堂宇則已建而圜池

未及貯水堂中設坐榻堂前有門如牌樓題以圜橋
敎澤門外東西建碑閣碑各長三丈許有閣老和珅
族弟和琳者董其役矣和珅素寵幸於時皇專恣侈貪矣嘉慶初論罪自殺
皇帝每年正月於西山圓明園觀燈戲浹辰而罷云
今日禮部知委三使爺將往圓明園由西直門都城西門出城外有石溝導自太液西迤至圓明園沿溝五
十步或百步置小閣子制樣不一各盡巧妙皇帝自
太液舟行時所憩者也十二日
晡後皇帝出坐園内小閣簷下閣號為山高水長前
有廣庭庭西遶以林薄而無溪谷之勝矣閣前左右

樹木闌闌之内各有半面彩廊廊下有假山簷端列
挂琉璃燈廊前植六面彩棚逐面又懸琉璃燈十餘
顆有紙銃二箇大於股對立廊首亂火四散聲如霹
靂健夫十餘人人皆袒裼只褁下體甬骶於庭内又
有百餘人各持雙頭絳綃燈婆娑歌謠或離立睽燈
穹窿而作橋形攢疊而成字様頃刻轉旋少無窒滯
中有青黄兩龍燈三人共孥一龍一人持大紅圓燈
踊爲如意珠滚轉下上於兩龍間珠之所向兩龍升
降孥攫曼延活動庭之西立木橦高二丈餘繫以大
絙回子一人手執木鎗踏絙周旋如戎優人橦戲而

反劣焉十三日

禮部知委使臣還館至十九日又来待故三使爺還

入城路經宮之南垣垣内有樓倚臨閭街對垣小衕

有回回貿館盖聞皇帝登此樓偶見回女甚美悦而

納焉回子人皆深目高鼻衣清衣帽如氊笠而揭左

右簷體狭而顴酷類鐵妍其女則辮髮垂後如戒童

子様而以紅錦絞兩股大如臂而長至跟冠如氊笠

之駿帽童女遍頭辮髮如章居焉到館留館人云昨

夜街巷大放紙砲而燈戲亦多可觀矣十六日

使爺入内苑觀燈戲十九日

還館取南路行過一牌門有石橋是萬歲山首路門者言不得乘轎而過使爺步行至文昌閣閣爲三層上有自鳴鍾時開丁東西有大池傍池開路南走路面貯鋪石灰堅白如磁池之西有山皆土名爲西山高如戒城西圓嶠而西條遷迤至池北而稍陡起此即萬歲山山上多植雜樹自山顚至水濱不滿數箭塲而彩甍畫棟羅絡碁錯又自文昌右循萬歲而至西山緣作長廊廊皆跨水繞繚石欄西山則略有臺榭而往往見虹橋白塔矣盖池之東西可二里所南則乃通州河之導入于池者而有石橋名爲十七橋

中高傍低偃如虹下有虹門十七中者可容一帆自橋距池北畧如東西橋之東頭有八角亭扁曰廓如亭亭東有銅牛大於常向池而卧睨視水曲背刻文數行似為壓勝作也自亭東行有一門門外有小石橋過橋以後諸使爺始乘轎而來自文昌前路挾東止十餘里皆是水田閒閒有造山有一渠自東來達于池南此乃太液之所通者也過萬壽寺觀佛宇有小寮庭植數頃竹頗淸洒僧言皇帝所經宿也有㣲為道士者不剃頭而服緇衣制近道袍着綮帽如方冠之倒着盖閙華人剃髮之時或有托以道士而免

者以為流風焉

三使爺往禮部參上馬宴因入宮受賞物於午門前及回館禮部饋餼盤于三使爺此乃下馬宴餼而例無參宴云禮部有知委冬至使外別使勿納方物之意當遣使告之而以有弊於兩國付傳於回使前者別使時所受方物代以綵緞還給云（二十二日）

離館至通州宿謝恩使適至得家書俱報安寧喜幸之極不啻抵萬金（謝恩使錦城都尉朴公明源尹參議承烈李校理鼎烈○二十五日）

傳家書于先來軍官使（二十六日）

燕中氣候常旱正月播種至臘之際有雨無雪及春

初河柳徽黄出關後反爲陰冱幾度遠左尚未耕植
矣歸聞去冬雨雪無前一馱之柴直錢二百窮巷貧
户斫取花木而供爨炊焉
孤竹城在沙河東北灤河之南城有夷齊廟奉兩聖
塑像被衮尚白廟前小墻嵌以石面刻百世清風四
字乃朱晦庵所書而我清風溪仙源廟所刻者摹於
此也廟北有時皇行宫極巧壽宫之内有清風臺西
有小佛庵與廟比焉孤竹城東西不滿二百步南北
可半之城無版堵但有如埭堰者周遭而已南有門
題孤竹城又題賢人舊里城南數箭塲有小土山名

首陽河之北有孤竹君廟望之可數三間與夷齊廟相對矣我使之過此例食蕨菜故厨人預自我境齎來矣二月初一日

廟西夷齊廟西佛庵多旅櫬惡臭四聞遺廟咫尺不潔太甚蓋見人家預作櫬匶以無松柏皆用橡栗之木其制上頭則底短蓋長如船艫以朱塗之加畫以雲物卉花置于廐廠間多為馬糞人烟之所汙及人死始用之而亦不速葬移殯於佛寺謂祈冥道或露置之田野林木中待其柩內乾淨即茶毗之雖有葬焉而殆無墳塋之制信手覆土上銳下廣如灶灸纍纍於

平野中不被莎草繞絰而漆輒頹夷著爲加土則上
揷小幡而表別之或有修除墓地者以石灰厇甓隨
柩體而築之如我風爐搡而所謂卿相之塚全無斧
堂之制亦以灰甓圓築隆然如囷前置石床床面因
其石刻成列餖之狀外圍以短垣有小門通行門之
外雖無溝渠必有石矼列封白楊檉柳而已
出南門行見路傍倡戲所謂倡戲以簟爲樓樓多間
架回復相通有倡優六七輩被甲持兵吽怒摶㦸奔
逐顚仆又有一美女徊徨詁譪有如怨咨之狀而就
中可惡者以我朝士冠裳扮出一人倒着紗帽傴僂

踹跚貌甚孱陋跡爲王八所謂王八卽鼈也鼈之爲性有他鼈交其雌則心好之故彼人之相詬罵必曰王八大抵其戲略類我國儺戲而儺戲則皆着假面而此則就其面點抹黶痣假作須眉而變其貌盖聞寫出稗官中奇詭之事而供笑焉

永平古之盧龍都邑之盛城郭之壯關內諸郡無與比者矣

行至中前所路逢賫咨官得家書俱爲安寧初四日

至十三山宿李姓人村舍數日沍路泥淖難行嘗聞關外每當霖潦融雪之時道路泥濘車馬不克通行

而一板門二道井煙臺隅等處尤甚云往往見泥澤處多布桿秸以便過涉及至春開取以爲糞壤焉初九日數日陰沍無異冬候一板二道素稱泥塗而近日凍洛得免困頓十二日冰渡周流河至邊城中火諸裨以今日相國生朝請設杯酌仍留宿十四日至白塔堡渾河雪水方盛河橋幾沒亂渡至十里堡宿

昨日車馬之在後者曰河溢不得渡今日始追到言

青石會寧兩嶺之間不過一日程而以險峻爲日晩㦯

昨日三使爺渡河後雪水益漲河橋卒圮彼人馬多淹沒而俺等僅免云十八日

至青石嶺下得家書於灣府候吏便俱爲安寧焉嶺路犖确氷雪糢糊間關度嶺至甜水站宿每使行回到狼山連山之境則灣府例遣候吏饋餼物矣

朝飯後行至連山留宿會寧嶺雖無巉巖之險而勢高於青石一日踰兩嶺則人馬必爲困踣故兩日飯後啓行

今日乃寒食而無上墓者問之其俗然也二十六日

回車重之未及趕來故淹留四日焉

出柵至温井露宿二十九日

大抵燕中民俗率多性駭遭喪家成服之日剪紙爲人形設盥盆帨巾之屬一人將紙人来作頮面之狀畢挂紙人椅上設奠於桌子擧樂於中門外主人者乃焚香叩頭而罷途見一羣男女簇行中有一人捧素椅上挂畫真縞素者數人隨後而哭至野外百步地燒其畫物仍不顧走回若鬼兵之趕到凡縞素者外着白周衣而裹衣不改其常帽裹以白緜布孝巾長尺餘卷而置諸帽簷之内以白纛爲腰絰長曳地若遭泥淖則攝而行之雖乳哺之兒遭故則必服之

喪輀之制略如我而極華侈以大紅方木為雙杠兩端金銅皆襻用紅絨黑緞帷上雜繡卉物又有小搭杠上封龍頭竿挂紅錦丈餘書以泥金謂之銘旌以大藍盛紙錢隨輿而行向風颺之漫天撲地數里不絕噫用夷變夏今為百餘年　中朝遺民漸染於夷俗可勝痛哉抑未知故家子孫能不失遺風而遵守歟

行路流丐之人見我必於馬前叩頭蒲伏乞錢頗甚矜憐問之皆漢人而盲瞽則擧工聲樂行乞於市中聞彼法滿人則雖滿篚之童皆隸八旗而食俸故無

貧丐之類所謂八旗者以五方之色織其旗章稱爲
正紅正白鑲紅鑲白等旗以別軍部上自時皇下至
編氓皆屬旗內馬淸初漢人雖隷臺不與滿人嫁娶
矣百餘年之間困窮無告稍稍通婚於滿入於八旗
別其殊謂之漢軍云噫周餘遺民幾何不爲馬非馬
之物乎
中火九連城渡鴨江由晏波門灣城西小門入灣府留宿
三月初一日
相國以士馬跋涉之餘欲爲休息仍信宿初三日
自灣府發行宿龍川別館本府使柳公甯冑新作小亭

于館西澗上命名天淵要相國書扁與題咏矣
朝餐長湍府宿高陽松姪帶雇奴三伊来候於碧蹄
路上矣十六日
天未明發行入城拜堂慈候安寧諸宗皆平安而伯
母自數朔有患候沈重矣十七日



